

龍壁山房文集

龍壁山房文集卷三

馬平王錫振定甫著

擬辦粵西賊匪策

粵西之賊匪爲患自道充初季各府州縣已有結盟聯會匪徒隱成黨與私逞強梁至道充二十五六年間左右兩江及府江接境廣東等處盜風滋熾行旅戒途於是劫物傷人擄人勒贖之事所在有聞被旤者雖經控告而冤屈莫由得伸守土者旣艱捕緝而申詳又多掣肘大抵覆匿轉相蒙蔽官威漸損賊勢乃張向來粵西凡遇搶劫重案賊皆大半粵東匪徒去季五月間遂有

粵東英德清遠一帶搶匪竄至平樂府屬懷集賀縣地方滋擾七月間遽至修仁荔浦縣城相繼爲賊攻破肆掠南甯賊首張家祥最先聚劫南甯城外館戶船隻若使其時調兵剿辦猶或可以速就殲擒乃當事者不思翦滅唯圖苟安總兵盛筠普爲招撫之議俾張家祥投誠賞加六品官銜其實賊黨陽爲歸順陰肆狡橫或仍盤踞河干要官給銀或乃四出卹墟多方荼毒於是甯剛遷江永康明江龍州檀靈龍憑等州縣廳營所在陷失賊匪多至數十股每股各有渠魁南甯則張家祥張家復姚有高甯牛仔等潯州則大頭羊等思恩屬之賓

州則陶老八顏亞有徐亞汶文亞英等橫州則謝江店  
方亞庭楊連芳等梧州則鄧立奇鄧亞八等平樂則陳  
亞濱等眾率千餘人以至數千人不等所有被害之處  
如遷一縣三被賊掠官民括盡財物與賊求和上林縣  
官被執勒贖武緣縣官賊至自裁來賓官吏逃亾監獄  
盡脫滕縣城守自縊知縣被傷柳州偏近府城都咸堡  
地方賊至與官接戰殺亾武弁八人兵丁數百太平知  
府王志和被賊偏亾龍州同知王淑元父子殉城此皆  
去年夏秋間事自是以來賊視攻城剽邑及與官軍鬪  
壘幾如反手凡賊自廣東來者曰廣匪又曰廣馬出本

地者曰土匪又曰土馬廣馬率多悍勇克橫土匪半由  
裹脅坵從凡至一處必先投書地方殷富紳商勒索多  
銀號曰打單打單不遂及至羣鬥搜括財物號曰開閤  
賊魁身裹紅綢腰圍裕包不著衣袴最爲驍惡者號曰  
挂招餘眾或裹藍綢或裹黑綢身帶利刃號曰大貨其  
與官兵鄉勇相接皆先迎戰者左執藤牌自蔽過身右  
執藥包奮力擲遠號曰先鋒鎗礮旗幟諸物皆備其中  
長杆丈餘杪縛鐵尖尺許每以二人前後交持恒於鎗  
銃互施烟燄之中捲至中人洞曾穿脅號曰軋鍼打單  
開閤遂其所欲安然而去號曰過閤稍或不遂愍焉焚

殺號曰洗平大抵賊之肇端皆由會匪所以平時散在民間及至起事一呼立集其中兇頑如挂招先鋒及長杆之輩多爲廣匪大都每股不過數十百人甚至百餘人而已其餘亦皆土匪附從以張其勢然此數十百人必皆異常猛惡閔不畏死之徒所以官兵鄉勇往往所向不能有功自平樂南甯等府州縣經其破掠賊心日益侈而賊黨日益多粵西一省目前自桂林柳州兩府各城邑猶有安謐而外餘不遭其蹂躪之區蓋亦僅矣朝廷命將出師現任提督向榮身先士卒從柳州慶遠轉戰橫州賓州一帶索潭陶旺等處連獲勝仗陳亞

張家盛單香晚等迭就鐵捨賊勢稍平乃前 欽差大臣林則徐遣卒提督張必祿繼殺貴州所調之兵既頓鋒于金田雲南在途之師又失利於果化目前賊勢萃於潯州金田大股特起橫踞大黃江者號稱萬人南太鴨張尤甚嘯屯十萬山者跨連數郡當此新任巡撫欽差大臣甫到之日誠宜沈機審慎銳力殲除唯恐調遣紛紜將卒疲弱使軍聲再挫賊勢愈橫不唯一方之糜爛可憂抑且旤結兵連他省蔓延尤爲可慮謹蒐撮見聞揆度情勢臚列五條冀當採擇

一整軍威方今天下兵威不振非一日矣各省皆然而

廣西此時爲尤甚兵械旣已不精眾情又復不固賊易  
兵而兵反畏賊其氣更爲不揚夫至此時而方其咎其  
訓練之不良技勇之不熟不可及矣顧用之道唯佗其  
氣耳晉宋狄青平儂智高之亂視軍之日按律殺敗  
將弁袁用等三十人全軍震悚余靖孫沔皆爲股栗  
崑崙一戰遂成大功明韓雍破大藤峽賊亦兵至桂林先  
斬失機指揮李英等四人志曰置之死地而後生將士  
苟無必死之心而能僥倖一日之功者於古未聞從來  
專閫臨事之權誠有宜操之將帥者且軍中之律犯者  
必死非若平時崇獄必須徃返詳慎以成信讞而務恤



刑比閔邸抄如署廣西龍平營都司譚承德湖南桂陽營叅將李英皆嘗失律如果犯情的實當執事大臣能以便宜卽時就地軍法從事必能以一眾志而肅軍情其有軍前出力梟賊擒渠以及文武員弁臨難捐軀嬰城殉命者尤當逾格大爲褒揚使吾軍將士皆有赴難必死之誠而無偷活苟生之路然後軍威大振未臨戰陣而賊氣已先奪矣又目前粵賊情形誠有非專恃乎官兵所能有功者如祇多方調動屢出喪失於事非徒無益而又有害必不得已而思徵發竊謂辦粵西之賊莫善於廣東之兵彼其性情伎倆平素相習利害忌宜

彼此周知唯當廣東有事兵力或未能分然如惠潮一帶清平陸路諸營宜猶有可徵應之處其次則福建汀漳泉龍之兵湖南辰永鎮守之兵誠以粵中匪徒平時鬥狠唯見閩湖之飄忽徃徃爲之氣奪此其五方氣類制伏竊所親見而未易驟明其所以然者若雲貴之兵性習山箐徃徃勦辦苗獠之亂自能得力以辦目前粵賊或有未宜且閩湖兵至粵西大半水程與滇黔之奔馳山路而來勞逸又當有閒故調兵雲貴弗若調兵閩湖調兵閩湖弗若調兵惠潮選調之方亦整軍者所宜講也

一募精勇古云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粵西本省兵力既不足恃卽各省調至如雲巽之兵迭次挫損非獨兵力之不壯也眾寡之不敵爲今之計本省官兵唯當用以守護地方卽他省調兵亦止宜以爲策應所專用以剿賊者唯募精勇爲尤宜傳聞粵中殺賊官兵弗如鄉團鄉團弗如壯勇果於壯勇精加選練不過一二千人以長於謀勇之將弁官紳數人分一二隊領之勢宜足以辦賊要在始招之日厚其養給弗吝與以資財旣募之後編以行次稍明示之紀律及其臨事則預爲花紅羊酒以犒之或有死傷則務爲祭埋醫療以恤之又

按其功級而立予之賞必皆有以得其死心唯管韓雍  
有云賊已蔓延數千里而所至與戰是自敝也以一省  
數十股之賊而欲立皆掃蕩所至擒戮尅期奏功勢必  
有所未能故當精勇旣集必合用之而不可使分擇賊  
之最大股而尤兇橫者先專力以勦之以次唯賊所在  
轉戰搜搗雖數十州縣二三十股之賊冰消瓦解不過  
半季數月之間可以靡邇上季楚匪李沅發滋事粵西  
堵禦曾有募勇百餘而抵賊數千之眾者實爲剛效唯  
此等精勇向來雇募按月給工大概每人每月約銀四  
五兩至六七兩不等較於兵餉銀爲多然亦不過二兵

以爲一勇之用使調兵一萬固可得勇五千以一千之  
勇按名計之每月給銀雖七千兩一季之費亦不過八  
萬四千兩二千倍之果以一季十餘萬兩之餘能得二  
千飽騰敢死之勇以成全功較於四路調集官兵宜用  
財省而得效速第聞目前廣馬之中大半卽爲廣勇之  
從或疑其中未可信恃然其所以爲廣馬用者亦不過  
利其雇值之多金剽掠之分肥而已如前所陳奪其所  
憑以爲我用不唯以賊攻賊而賊情先得抑且多一勇  
則少一賊而勢自孤且彼均之得值其去而從賊爲此  
饑寒不得已之謀何若召而爲勇必覆踴躍效順之志

二千之眾數旬可集同力之師一將可領老謀而後動  
沈慮而一發果其委任之得人竊宜指顧以奏功也  
一勸鄉團徃時川楚教匪爲亂多率獨以堅壁清野之  
法始能蕩事今之粵匪實大有類於此蓋賊滋事以來  
焚劫鄉村攻掠州縣唯以東西竄亂爲其長計今一省  
數十股之賊卽有一二千之精勇轉戰追勦而各處城  
鄉不有鄉團將賊游魂所至皆能得會隨在可以藏蹤  
將急則挺黍未易於蹙拾緩則潛散又難於尾跡此非  
鄉團之力不可鄉團之法昉於保甲城邑則官紳董之  
鄉邨則耆老管之其有荒僻不能自團之處亦必以小

圍附於大團或數小團爲一大團或數十團爲一總團  
各處情形稍有異同責成本地平日公平黜幹紳老遍  
曉居民各自保其身家閭里不斂錢不抽丁不令出境  
平時分團以自守有事合團以殺賊礮堡必堅丁壯必  
精期約必信稽諸法合以今情而尤必有待於勸者傳  
聞粵匪滋事以來各處鄉團頗有足恃嘗與官軍協同  
堵勦乃往往失利則團勇實當其旣得利則官兵竊據  
其功自近日武緣之龍母墟一處斬獲賊匪多名曾經  
申奏外如從前之象洲紳士韋姓曾以本地團勇殺賊  
數百地方官僅薄給賞錢遂至闕散博白亦有鄉兵踰

境設賊之事資縣鄉團最固與賊浚仇而以官兵不能  
救應殊切自危南甯宣化縣境蘇村一處團勇至數千  
人與賊力拒數月卒以勢孤爲賊合股掃平所以勸之  
之遣必自大臣疆吏剴切張諭或聯絡以揚其銳氣或  
獎詡以動其忠誠或親行按視以賞罰而加之策勵至  
於歉薄之區樂罕殷富之族一二稍有餘資又或厚藏  
而多吝出使能舉其事者有所格而不得行此輩少遠  
慮而忽近憂無足浚責又唯官爲申諭詳明示之大義  
誘以殊恩曉以目前事勢當亦未有不能激發戮力同  
心者獨是粵西究多瘠土潯梧鬱林數處猶或勉而自



完柙慶思恩等罷斲不足以自給則其間有爲賊所必衝而又實貧薄不能自衛者必官爲倡捐以助之或僭撥以資之或徑稟大臣疆吏酌發官帑許其力効以免償抑竣事而徐繳至於其中或有爲賊所誘貪利喪良主有形蹟可疑者許眾團公稟立加翦除總期忠義相孚保伍相助出入相稽患難相恤夫使數十州縣以至各鄉鎮市邨莊數月之間鄉團齊舉彼其奸究既無所容卽褻脅之眾亦且大半歸於團中不能從賊故有不願從賊者於是土匪自然已消其半其尙有不悛而爲賊者必皆積猾之會黨與恃惡之兇渠彼所至旣無頓

息得利之區四方將有窮蹙靡騁之勢然後精勇覘其所向而銳力勦之所在鄉團與官兵四圍以相策應料彼易合有不魚遊釜中者乎

一察地形粵西地形潯州實居其中爲四達之區最爲扼要目前賊勢又聚其間勁軍痛勦莫要於此南甯左江重鎮太平泗鎮毗連山嶺叢襍目前賊勢亦甚猖獗所稱十萬山者東連欽州南界交趾其中阻溪坳有海遁爲羣賊所自起此亦必須勁軍痛勦之處梧州接壤廣東爲賊自東來及其窮蹙東竄所必由之路又粵西三江至此合流江步最寬關關叢集商賈駢闐亦賊所

必覬覦顧與廣東輔軍相屬且肇慶峽地險最易控扼似宜廣東一將領兵由肇慶西來以與潯州勁軍相應唯潯州提督駐劄向爲全省重鎮乃其地瘠苦弗若潯梧殷庶目前賊勢又稍不及似乎情形猶非甚亟然

欽差大臣現駐於此因其地而用之亦甚可有爲者爲其踞潯州之上流通南甯之陸路又與桂林聲息相通春水方生勁軍畢集窮晝夜之力不三日間直達潯江所謂建瓴之勢猝若雷霆自天而下潯賊所聚當一鼓而殲旃然後乘勝之軍瘠左江以上至南甯復能自潯州再出官軍爲奇兵由陸取道來賓遷江以達南甯之

永清等處再出奇軍取道慶遠思恩以達於南甯之隆  
安等處以與潯州棄勝之軍相合南甯既平搗其十萬  
山賊巢然後披勦泗鎮安餘匪於此或當會合雲南巽  
州官兵堵截大抵以所傳說合諸輿圖未有不先辦潯  
州之賊而能辦南甯之賊者未有不辦潯州南甯之賊  
而可以偶勝侏處小股之賊以爲功者至於桂林省會  
賊勢稍遠大吏嚴鎮紳官練守出其有餘於潯州勦賊  
之時直下陽朔昭平以達蒼梧與廣東西來之兵左右  
勁軍搜捕梧州鬱林及與廣東連界欽連等處賊當靡  
不就戮者矣

一務解散管人有言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方  
今天下大勢如前數季海夷爲亂雖爲當世患殊不足  
慮也我 國家二百季來澁仁厚澤雖法制久而弊日  
生生齒繁而財滋匱然而民心永固邦本不搖雖不免  
於瓦解之憂斷不至有土崩之患粵賊羣醜跳梁夫何  
足爲深慮獨以民生日蹙以至盜賊日興非唯被害之  
良民大堪憫惻卽此脅從之黨羽亦足哀矜甚至元惡  
大慙其始貪利恃橫已耀於刑辟而務自全其旣怙惡  
習好遂甘於強暴而爲大逆皆要起於不自聊生又有  
倡爲邪僻之教者啖之以利誘之以術以喪其本良當

世大患孰亟於斯又孰有可哀憫如斯者大臣疆吏誠宜廣張示諭剴切開明其有實因窮困不得已而從賊者能自歸其鄉井來保里隣普於官長概予自新不復追究於是鄉團既歸其裹脅之徒而有以相保名募又分其驍悍之眾而轉以爲良大股之賊滅則小股者自懼然後能收其悔順之誠已成之賊破則未成者自消然後徐行其保查之法或謂鄉團名募皆有易聚難散之虞不知此日之鄉團卽爲異時之保甲至於名募之眾一俟軍事告竣或賞功而補之卒伍進而以爲弁員或因事而分之調發久亦歸于馴擾唯其賊首必須痛

懲顯戮方足以伸 國法而靖人心卽於張家祥雖號  
投誠理宜置法要當使其立効自贖方免死刑不然彼  
陷惡者稍無懷皇之心卽歸誠者安有感恩之實至誠  
斯能格物善戰莫若攻心唯在當事善用其權而已  
防堵四策

一凡賊鋒所向必須城鄉團練一律整齊團練本一事  
而團與練實有分蓋先有團而後有練團者城廂分段  
先編戶口每戶丁壯幾人按名登簿每段分派本地紳  
耆一二人爲團長掌之大鄉分段如城廂小鄉則全鄉  
爲簿以附於大鄉而每州縣又擇一二樂有聲望老成

公正紳耆爲若州縣總團長通掌之州縣必立總局各鄉大者每團各立分局而必籍其簿于州縣總局州縣總局又籍其簿于各省府總局省府州縣團長平時聲息相通局中量各城鄉自爲捐貲若干歸團長爲局中費用或官爲倡捐若干以先之而不與其出入之數唯槍礮刀矛旗幟鉛藥等物必官爲監置取法軍前延請教師演練以期有用團中不歛錢不抽丁不調出境平時本地自爲稽察毋使奸宄得以溷跡卽本方匪類亦不能容於其間賊之綫路自然斷絕大凡賊所到處未有不先與其地之痞棍勾連者也計每一州縣團成丁



壯雖極寡弱率以萬計大家聲勢聯絡僂已壯盛所謂團也無事之日農工商賈各安本業或以時修浚城濠築立堡柵有事則於此丁壯中挑選精銳大抵數千百人總可一呼立集且皆本地親戚族黨聲氣綮通情誼相聯各有身家互相保衛始末有不同心戮力者此謂團丁若其地稍殷實捐貲充裕能預於無事之日練出尤精銳者數十百人配給器械衣幟派從教師演習技藝各令嫻熟以備有事則謂練丁蓋團丁臨時挑集練丁先期教演一經挑集僂須口糧資給柵帳棲止故有練丁必須其地稍爲殷實者也賊自出永安後尤與團

練爲仇所過廣張僞示稱爲妖團危言恫嚇於有所到  
皆先搜殺團長之事然城鄉團練堅定不可動搖者賊  
往往避其地而不由緣賊專與官軍爲難而欲愚我百  
姓以爲煽惑之方如果團練普律辦成賊氣已先爲之  
奪內患既清外奸自斷卽至賊來不致紛紛逃散官吏  
猶可與守粵西一省鄉團大致已成而練猶有未能然  
各府州縣小股湘匪亦已有官率團練自爲剿滅不假  
外來兵力者唯此會逆大股自永安竄出所至未能抵  
禦當時粵之紳民未嘗不自咎責但賊攻桂林月餘城  
鄉及所屬脅從歸賊最鮮一踰楚境則匪黨朋興爭趨

若鶩固以楚南邊境向多不靖之徒而亦各屬鄉團未能如粵省稍有規模故也

一各府州縣每設防兵二千人賊至必不能守而新調之兵新招之勇尤甚新兵未曉賊情不知戰陣當此賊氛方熾未有不聞賊至望風奔潰者守土官更當兵民逃散一空而賊眾虜至彼稍知自好者不願自辱有死而已楚南北地方團練動稱眾有千百乃實破之大抵官紳所招壯勇蓋其地方本未成團安得有練官紳奉行故事率以有用金錢苟集游手豪無相據之人千百為羣給之軍械號衣敷衍塞責不知此等無賴無事

虛糜經費擾害地方有事闕然而散甚且爲賊所賄賂  
勾引而爲之應此最各處防堵之大弊也必如前條先  
成團局於衝要地方預期教演練丁以爲備禦而酌派  
兵丁一二千或精銳者數百互相協守新調之兵棄其  
新銳宜令歸於軍前使隨勁旅經歷行陣而更換軍前  
征兵之日久稍疲猾者使爲各處防兵其兵疲猾得歸  
防所稍資安息宜知感奮而久戰之餘洞悉賊情賊來  
不至紛然猝忝又可以與本地團練講習預期修築及  
臨時守禦之方如或軍前無可抽換則防所新兵每隊  
亦必須擇于軍前將備之能悉賊情稍有勇略者領之

有城池處先將舊濠清出加浚廣城堦黏補整齊其兵必令登陴楛止帳房預備滾木礮石土囊砂袋等項守具至於扼要鎮市無城池處則又必擇形勢劄立營壘向軍門有言兵必先營而後戰可謂要言不煩也

一水路防堵宜先清船隻預於要口設立礮台礮船城自全州攜船二百餘隻勢欲浮湘直下如黃巢故事及爲我軍勦剋僅於東岸餒兵一路賊乃焚舟由此而遁比至永州瀟江盛漲守叟將江面船隻盡撤下游賊不得渡又復鋌禿以取道州是時永州防兵甚單而城又不高堅賊勢時雖稍蹙復得全渡則事亦未可知故永

罷之得全撤船之力也嗣是賊由郴州出撲長沙永興攸縣所過支江阻隔而皆得渡長沙賊又得船數十用能分占西岸邨莊及造搭浮橋然其竄自甯鄉又復捨舟去矣不意至益陽之桃花江而又得船渡此皆地方之未能實力撤船也此時賊據江漢船隻必多如其東下則必聯檣以進若趨北路則又未嘗不可捨而去也淮徐汝潁地漸近北船隻不多宜官爲經理預期約束一有警信立即撤之此等地方果能實力未有不能行者往往機宜坐失尤堪痛恨至於長江水面寬廣沿江設立礮台多恐賊船乘風順流而下兩岸礮不能及此

宜擇地之居要而口岸稍狹之處爲之凡礮台多費工  
程徒飾觀瞻多有臨事不能得濟軍前設立礮台率用  
竹絡編成巨礮式樣中實土石圖長不過丈尺縱橫疊  
砌雖千大礮亦不過十餘巨礮爲台甚或數十小者以  
次遞減工程旣省臨事咄嗟而辦又且易成易毀尤易  
移動我用僂利而不患於資敵唯每設礮之處必有我  
兵營壘守護賊卽水陸並進欲奪我礮必先攻我營凡  
對岸設礮之處各立二營大約有兵二千能戰陣者又  
得一二勇將守之可以不敗一處立營兩岸可安礮數  
十沿江據險營礮相望之處如有數重賊又豈能飛渡

者哉礮船可與礮台相輔前此長沙城外礮船十餘皆不甚大頗能爲用又造之甚易此十船卽在永州時因調廣西張劍礮船不至而旋造者划槳不過十餘船中安礮亦不過數位特轉捩輕捷較爲易使聞船之水勇言礮船利於濟流上攻以小不利而轉柁下流迅疾如飛敵不能及若賊船爲我轟擊雖欲返忝逆水不能便利故也

一水陸防堵於賊所必趨及經過之處有鎮市邨莊居積繁多我兵勢難徧守且其地勢不能守者必須遷移焚毀免以資敵而省府州縣城外村郭街市屋宇尤甚



非但其中儲積悉爲賊齎而其屋宇賊一據之以爲巢穴可以攻我而拒我攻也賊至江漢恣掠百貨充牣必矣獨火藥宜漸少非若廣西湖南所至出產硝磺又漢鎮雖繁富而穀米向少屯積若能棄此與之相持耗其糧藥使盡此一甚可爲之機也唯北之黃陂孝感號小湖南向來產米東之黃州所屬亦甚厚儲如其圍堡堅而兵力足我能固守使賊不得恣其搶擄固爲上策固守之法必先立寨四圍濠塹其中兵練有可立腳乃能時日與之相持而賊四外靡所食息自不能以久攻其各小聚落郵莊必令遷移歸於大寨或使入城從前川

楚之亂清野之法卽此其間或有人心不一而艱於營築營築未成而賊至飄忽者必不得已而焚毀之或以精卒數百預期覘賊所向設爲游兵賊如大隊而來我兵不敵許其返忝于居民商賈逃避已空之處凡所積儲及屋宇尙存趨行焚毀倘有存留礮藥則急火之計賊所至靡所喙息縱使其能裹糧而行若徑數百里間原野一空亦必枵腹而不得前且其礮藥之日用日少亦事理所必然道其槍礮利器不資倉卒窮餒之餘大兵後躡摧枯拉朽而已

龍壁山房文集卷四

馬平王錫振定甫著

存恕堂遺詩敘

存恕堂詩二卷孝廉商君所佻余生桂林卽與孝廉家  
比舍居時先大父老矣先妣在煢煢寡弱唯孝廉家常  
左右之五六歲出就塾見孝廉孝友文學心卽慕之後  
別去不相見已數季季十餘省大父桂林詣孝廉見所  
爲詩歌殊愛好孝廉喜爲詩以贈又數季成辛卯鄉試  
桂林孝廉相見尤喜日攜出遊凡桂之數十里間高巖  
巨壁無不之者又與盡見其所交遊名俊是時孝廉方

起聲名友朋最盛大府徵爲書記咸愛重相推引而孝廉顧弗屑負其高才奇氣論議鋒穎殆欲以豪傑自樹立又數季余往來桂柳間孝廉數遊京師拓落以歸每相違歲時則見其意氣不如前獨勤學弗勸羣經皆手自寫丹黃瑤瑤旦夕鉤提寒暑弗輟家系貧孝廉少困饑寒長始以筆札傭值稍稍富及遊京師歸而親季日高家又多故所入漸不充則重鬱抑日館事暇仰屋長悲夕不能寐必爲詩歌自溷詩日多則病日痼如是數月一夕遽以不謹於飲食死嗚呼 國家以科舉求天下人材粵西最邇隘鄉試歲舉四五十人禮部試亦歲

進士五六人或八九人孝廉之材其與夫日月變化登  
高第擢顯仕者豈或遜乃七試而舉於鄉三試而黜於  
禮部而孝廉已歿矣使孝廉不爲此優游橐筆以養其  
親或不卽歿然以其材又揆諸其親之心孝廉乃必就  
是灰嗚呼人生意氣最盛由少逾壯不過十餘年間行  
身一不遂勞苦顛頓戚嗟怫鬱非士有道鮮不爲所摧  
奪夫以吾見孝廉之材平居嘗爲人出忠謀解患難使  
得爲世用日伸長之必有異於尋常萬萬而天嗇其遇  
使中道歿雖人生歿有數而不必以爲通塞獨天旣材  
之而又阨之獨何心哉歲之丙午余重至桂林孝廉歿

數年其所交遊亦幾盡訪孝廉家其妻攜其幼子斃然  
堂上老姑年八十餘憶與家及孝廉比舍居時孤弱之  
狀適同尤悲痛不能自已自數年來欲爲孝廉傳志弗  
果檢此遺詩錄而弃之并系其事之略如此余生師友  
之間於孝廉最早恩義又重今其家蕭然獨對其幼子  
檢其篋笥之零落者而未知所以措之人之觀余於孝  
廉者其謂之何孝廉名書濬字麓原臨桂人道光辛卯  
科舉人其先籍山陰明大學士文毅公後也孝廉著述  
皆未成詩非其所精業然已清俊足傳于世世必有識  
之者

族譜後敘

王氏之先於傳有稽者曰太原瑯琊其先周靈王太子  
晉以直諫廢爲庶人時人號其子孫王家京兆河間其  
先周文王第十五子畢公高之後畢封萬魏後分晉爲  
諸侯至王假爲秦滅子孫分散時人亦號王家或曰魏  
至昭王彤生無忌封信陵君信陵君生間憂間憂生卑  
子秦滅魏卑子逃於秦山瀼高帝時召爲中涓封蘭侯  
時人以其王族號曰王家此皆姬姓之王也出北海者  
媯姓之王其先爲齊諸田國旣滅齊人號曰王家出汲  
都者子姓之王其先王子比干所出旣繁則有不可攷

而知者而吾先人稱魏望則曰太原其來舊矣王子晉  
之後八世孫鎔爲魏將軍鎔生賁爲中大夫賁生渝爲  
上將軍渝生息爲司寇息生恢封伊洛君恢生元元生  
頤皆以中大夫召不就頤生翦仕秦爲大將軍翦生奮  
封武陵侯奮生離封武城侯武城侯生子二元威威其  
後居太原元爲中尉大夫避秦亂居瑯琊自秦漢以來  
天下氏族滅久矣而於今日欲溯之數千載之前其說  
多荒遠不可詳顧人各稽其受姓所從來則相沿於舊  
說者又胡可以不攷也吾家譜圖載始祖正一府君生  
子二兆厥齡厥四世後乃失傳其四世載如圖兆齡生



文憲文憲生仕榮仕榮生廷柱廷椿廷柱乏嗣廷椿字懋所游懋所府君以上凡四世僅載於圖而事皆不傳懋所府君子二夢麟夢鳳夢麟繼廷柱生子一瑞英又乏嗣夢鳳字九苞以歲貢生官富陽縣教諭譜所傳九苞府君也府君生二子奇英字子偉熙英字子雍子雍生二子孝文孝武皆乏嗣子偉府君生明季當我國家定鼎之秋隱居不出生子五孝治字以先孝冲字行先孝標字繼先孝思字則先孝存字慕先孝冲子二友義友禮友義子一睦隣孝標子一友智孝思無子孝存二子家棣家相皆乏嗣以先府君嘗赴舉未第遷其業

于律例之學生我高祖府君諱友仁苦學未達赴順天鄉試歿于京師子三長睦賓山陰縣學生有聲庠序數薦鄉舉晚游于幕字柔遠不幸乏嗣次睦卿蚤卒次我曾王父府君諱睦九夏諱伯朋官雲南江洱縣尉遷廣東新會縣福永司巡檢子三我伯祖書盤公諱朝嫻出嗣柔遠府君始以世業幕游粵西家焉子四任道任賢任官任勲任道生子錫傳蚤歿乏嗣任賢子二錫善錫禮亦中歲姐錫善子二文煥文輝以文煥嗣錫傳錫禮子一文燿任官又名任臣子四錫章錫昌錫恩錫誥任勲子二錫瑩錫祉我王父府君諱廷嫻夏諱唯新從兄

幕游粵西生我伯父任洪及我先考府君伯父蚤卒我先考府君亦習世業而我王父晚自悔其所爲禁弗得竟學乃遷其業于書記季四十卒我先妣袁太宜人生我兄弟四人長兄溥次兄濟次兄渭皆蚤歿不肖錫振僅以姊氏劉撫育得存而我叔祖國嫻子一任鏞任鏞今生子錫雲獨居於先人之舊鄉濟吾美政坊之族自懋所府君而下綿延一髮及數世唯我高祖有後自我高祖而下及我兄弟纔十四人耳而吾兄三人蚤世從兄三人又繼歿僅各有後今吾從兄弟僅八人合諸兄子兩世十一人耳又溷籍異鄉叔父任鏞守先人故土

復貧弱不自存自叔父而下唯錫振於兄弟爲長念祖  
考遺德以有此不肖之身忝竊科第不德而祿虞先人  
之澤之弗克以承而濟先王父以下又唯錫振一人僅  
存則尤惕然且夕恐懼我曾王父嘗爲家譜一卷授我  
先王父王父錄而弃之系圖立傳簡而有詳自敘之言  
曰吾先人之不譜也先世單微弗能以族冀後世子孫  
日將滋盛而後爲之又家再燬於火遺墨鮮存歷年久  
遠尤慮荒失故卽所知爲茲譜草創其概以爲吾子孫  
備纂述焉唯吾先人孝弟敬恭相延歷世而久積弗施  
不肖弗克有其先德唯吾子姓有能覽觀邊訓恪其謹

守而弗失者必將保世以滋大今自立譜以來又二世矣謹卽先王父譜加輯錄焉用山陰劉子宗譜之法而小變之圖系以世相及祖父各詳其所生子孫各系其所自出上以隱存宗法下以收族姓之蕃衍於無窮庶幾不背吾先人之訓而足以俾吾後嗣子孫永守之云  
先大父端溪斫後敘

先大父端溪斫說一卷嘉慶初年時佗時端溪方採石大父嘗權一舟自桂林數百里購石以歸家畜匠氏斫斫甚夥自藏其精者十號所居曰十斫齋以其聞見所合與其工用之所自得而可據者著爲此說一刻於桂

林遭家播越刻板毀失所謂十研亦不知其流落何所  
小子抱淡戾焉竊唯天地精英之氣之所毓發而爲物  
以供人生之日用者粟米布帛之常金玉象貝之珍貨  
財泉源百寶之流通於人罔不給焉端州當中土之南  
東西兩粵之交桂林蒼梧萬峰簇攢呈鉞露鐔一束於  
羶羊之峽灘泮諸水匯而中流渟泓浩瀚以出趣海嶺  
海雄奇之氣蜿蜒鬱積而獨孕爲端溪之石其用幾與  
粟米布帛金玉象貝貨財百寶之屬相等唐宋以來千  
百餘年之久中官外使所貢獻騷人文士之所揆求巖  
洞屢闢而珍奇畢見迄至於今三巖靈秀之產漸亦銷

藏關竭於山，剝水涯間有採伐而新坑，不如舊坑。東洞不如西洞，將天地精英之氣，有時而盡者，歟？五行百產，唯天所寶，持情用順，不愛其遺。膏露醴泉，器車河圖，以時而出，弗傲其居。婪徵慢施，始泰終約，踐虐狼戾，靡強不弱。竭澤之水，魚鼈不生；燎土之原，金砂不成。天心與人事相感召之理，凡物且然，奚獨一端？溪之石耶？先大父此書，一時論說所集，解材不講，宜世好者，稽今季夏，余小子遊廣州舟，經肇慶，瑞石所自出也。偶出此卷，示人間有好者，付工剞劂，冀廣其傳。至其說之精詳，小子不肖，不能逮。蒼大父昧於先人之所聞，知唯自宋人解。

諧之俗以迄於今著書者多且備矣大父一家言辨聲辨色與眾言同異相半列於眾說必有采焉

儼齋詞稿叙

騷賦興而三百篇之俗者亾河梁五言俗而騷賦之俗者又亾風氣代殊體制各異獨其真意往往寓乎其中則自三百篇以至騷賦五言之俗其義一也唐之中葉李白沿遺樂府遺音爲菩薩蠻憶秦娥之闋王建劉禹錫溫庭筠諸人復行推之而詞之體立其文竊淡幽約善達賢人君子愷惻怨悱不能自言之情論者以庭筠獨至而謂五代孟氏李氏爲禳流所肇端秦觀柳永黃



庭堅辛棄疾而下罕所直矣吾於庭筠詞不能皆得其  
意獨知其要眇爲製最高而於孟李及蘇辛柳氏之倫  
讀其至者一章一句之工則含咀淫佚終日不能去蓋  
吾以得吾意之所愜而已道先二十三季六月邁張宜  
人喪僦居僧寺一季幽憂多疾舉百不事事事亦輒不  
能終竟獨以詞之文小而聲哀爲足以發吾胸之所鬱  
塞也數爲之或喜或悲或累歛爲之雪涕顧其才或不  
逮則又不能畢達其中之所難言於是復廢然亦不能  
終竟其事檢所爲者三十餘篇錄而弄之益有不能認  
置焉者然自是當絕去不復爲歟平方余之爲是也嘗

悄然獨居塊然而無所爲僧梵晝寂寒風送秋庭樹蕭  
條木葉盡脫一展卷間而此景猶淒然在目也

送龔茂田叙

吾粵距京師遠者萬程近者亦六七千里舟車之況瘁  
山河之阻澗祁寒暑兩霜露之冒觸出則聚糧以行經  
數月而始達也吾人挾一策干當世背其父母離其妻  
子兄弟親戚窮日月歷險阻以遊乎數千里之外久客  
而不歸滌髓不得親疾痛疴瘵不相聞卽能命一官授  
一職獵取時榮苟圖身計而已豈誠君子之所賢哉龔  
子茂田與吾皆粵人來試於禮部三季而兩被黜以歸

茂田爲人孝弟有行容貌嶷嶷其氣溫然以和與人無所忤必將有所爲於世宜待舉於京師不宜去爲茂田者靡不謂然然茂田有母在又寡兄弟居於外數年矣曾子之門人學於曾子三年而不歸曾子以爲非孝矧區區於富貴利祿之途者哉余蚤失父母幼畜於姊氏今老而寡且病思有以樂其志貿然以出而不得歸登高而望太行之東直大河以南唯見白雲蓬蓬翹自其下故鄉如天上然因茂田之歸而余復愀然不能自克也

送蘇虛谷叙

人生居一鄉恂恂里閭聞鄉塾老師之談論習估畢之學自好之士可無大過而亦無大有成間有負其才氣以爲傑特視矜自偉一日出與天下相見才略智識徃徃囿於聞見於是棄其所學以從於人其積之不先則操之無本自撓亂其所爲而適足以爲天下笑于輿氏所謂一鄉之士者與余同季友蘇子虛谷自丁卯貢成均三季兩試於順天不得售告將歸焉虛谷才清氣和宜取科第由反手而重困躓虛谷不自貶損將歸蓋肆其學以自豎立余甚壯焉夫虛谷居京師久其於當世所稱懷經濟負聲名高明而有學問者固聞而見之矣

其所學何如其才略智識何如其棄所學以從於人者  
又何如虛谷必有見而歸以窮其學吾烏能測其所至  
哉虛谷行矣余方獨居北方甚寒嚴冬冰雪酷厲朔風  
戰窗櫺習習有聲鐙火危甚光不及丈尺念我良友各  
散在數千里外正如晉人所謂暝行駐足於寥廓之區  
四望而無所歸也虛谷之行於是平有言

贈雲亭山人叙

雲亭山人方以醫游吳中余病吳中初不知雲亭日者  
姚君子箴亦病新瘳來視余疾盛言雲亭醫翌日復病  
雲亭俱來雲亭視余疾方沈篤以爲必不灰顧亦未得

所以已余疾者而佗醫皆言且死雲亭忿甚初猶爲之方繼則一以中和滋息之劑日扶持之而已歷數月間余竟不灰又得佗方而疾殊愈方雲亭之困於余疾也人多笑侮之雲亭又築自詡謂溼以來醫失其傳而歎得之又謂世醫者好爲書每言多而益惑其論愈歛寄人笑侮之愈甚雲亭本草歎舉宏景書於方尤鄙葉氏學者余本不知醫顧讀內經嘗疑以爲僞自太史倉公傳竊出者雲亭雖不盡然而議旨益相得愈以余爲不灰而其治亦不效吳人尤笑侮之雖雲亭佗所治多神應者歎不能解於余疾之不治笑侮之者甚至嘖嘖於

市衢間及余疾愈幸得解也甚哉人之大言而其中不實者之何多也雲亭似之於人笑侮者何責焉人之外危而其中實安者之難見也余疾似之於笑侮雲亭者又何怪焉雖然雲亭毋以爲余疾之不已於君而有惡也遠高之屢敗於中原也蕭何守關中獨轉輸之劉玄德奔走徐沛唯得孔明爲之佐助以成季溼然至垓下之戰四川之入蕭何孔明皆不與焉此其於余與雲亭何如哉雲亭之游倦將歸余亦病已旋京師乃述此言而大笑以爲別

贈東臺山人敘

余嘗以營先氏葬事稍涉形家之言一季之間晝則冒  
觸炎雨鹵足山原從青囊師口講手畫夜則篝燈一卷  
伏而讀之大抵於楊廖賴氏之說皆嘗尋究於所精要  
或猶未諳乃獨異其文詞鄙俚時不免熒於旣福利害  
之言及得世傳郭璞葬經一卷讀之其文詞駢雅而精  
要亦多然卽以爲璞之原書猶未之信大抵唐宋以前  
術士所爲而璞原文間亦屢諸其間云爾東臺山人精  
形家言於世青囊師獨主郭氏葬經之說非經言所弗  
道而於當時所謂專言理氣者尤痛辯之可謂有識之  
士雖然卽經之言亦猶有辨大抵任於義與利之間耳



夫禱家之術獨形家言尤切於人生之日用者人之親  
戚而來其葬之所以得安彼既免於狐狸蠅蚋之殘而  
又大懼夫水泉蟻窟之害而固非以爲富譽利達之途  
者也葬唯得安吉草大焉山人慎之哉誠使其術一出  
於利則犯上佞亂之所肇端吾恐其烈不馴至於篡弑  
攘奪之興不止也且吾以仁人孝子之所用心卽王侯  
將相之所基迹其理宜然而數亦必至也經曰若呼谷  
中殆謂此也不其然哉

龍壁山房詩集自叙

余十餘齡時卽好爲詩讀唐賢詩尤喜摩詰太白時時

竊倣效爲之成童游罷庠就書肆中求得唐宋以來諸家名集尤縱觀焉弱冠出門所歷山川罷邑天時人事爲詩日多及通籍官京師始病所學無有成就自觀其所爲詩其於陶謝而還太白子美退之子瞻以至金元裕之明高季迪之倫靡弗揣摩或合或離旣不足與古人頡頏而又不能以自樹立痛芟夷之上元梅先生曾亮時同官戶部蓋當時之能文章者嘗進余文而頗訕余詩又謂余詩才力不可掩者時有近於太白退之不宜輒盡毀之茲之所存爲初稿者是也自通籍官京師者數季爲詩差藪丙午丁未之間自京師假歸粵一病

困吳越間甫還京師又出從征粵楚之役則數季來崎  
嶇險難顛頓荒忽嘗有暇不爲詩者矣然歷日月而又  
爲之且或併日月而爲之吾生窮矣而寡嗜好於他事  
物每稍嘗之而輒去焉或久居之而究亦將厭焉獨於  
詩乃自齟齬以踰少壯常爲之而不少變雖以其間師  
友之箴規中心之悔艾勞精敝神屢倦不進者之困拂  
曾不能以少阻闕之歟虛可謂溺哉夫古之人之爲詩  
也彼非以爲詩者也嘗有所欲爲而不得與爲之而不  
成不得已而詩乃出焉若淵明太白子美退之子瞻非  
其人歟以余之不揣而第欲爲詩非特於詩之不成卽

欲侘有所爲將亦有所不成者矣及侘所爲之果不能成於是又幡然而反以爲詩而其詩之成與不成乃猶未之或知詎不尤可悲者歟自初稿一卷而後辛丑至甲辰官京師時所爲一卷曰京廬集乙巳出都及庚戌入都所爲二卷曰倦游集辛亥從征以前及至壬子旋京師日遺中所爲一卷曰榆枋集合詩五卷爲篇四百有餘錄而存之殆自少壯以來心跡著焉歎嗚豈唯幼小竊倣縱觀之心之不可復卽時年方壯痛自芟夷以期自樹立者之適然意氣亦何可復得者邪

贈姚子箴宰懷來叙

州縣一小天下也人民土地倉庾府庫賦役訟獄學校之事備焉天下分其地爲十數省省分其地爲數十百州縣天下之爲州縣者治則天子可端冕於上羣公卿可以安然祗委於下而有難焉以今之爲州縣者朝廷寬大其選品流旣襍闕茸貪冒或竊位焉一拜官則問土肥瘠官遷擢之遲速人民土地倉庾府庫賦役訟獄學校之事概不以置於心然而天下猶泄泄者何也凡州縣之所有爲國家一有成法承平百季其未弊者循率不至敗事其已弊者漸淹日月始草能挽大府疆吏亦唯恐其事之猝發其覆有所不利相與蔽匿而

粉澤之一州縣然馴至於數十百千州縣羣然而天下事隱然墮壞於茫昧之中而不可揀向之所謂闕茸貪冒之眾故猶得以安然寢食於其官獨有志之士觀時審而執志定不欲混混與世同俗其於吾之所有事爲所得爲則其效也視吾力所至而有獲焉士夫束髮受書所承學者皆三代之遺法孔顏之所論定而居一官行一事則又棄其所學而來於世之不知所謂之法而奉行之豈君子之自立者哉姚子子箴篤行淵雅淡於勢利謁選京師得懷來令同官有相與言土肥瘠官遲速者子箴頸赤面汗若大慙慙獨於其所交游切切問

政所要余唯今之設官自左右親習郊圻封守數大臣而下散冗多矣令長於其邑人民土地倉廩府庫賦役訟獄學校之事叢集黜禠上下牽錮其任最艱而爲之猶得自行其意其及於民也亦形優而勢速懷來地密畿輔民俗不佻子箴爲之必有所以能自立者余且倏之以爲異日儻視法焉

贈龍翰臣修撰典試廣東敘

國家自蕩平西域之亂海內無事文恬武嬉徂十餘載一時老臣宿將彫謝幾盡英吉利以海中島夷窺覷牟利骫法不遂恃其高艦巨艦舉兵內闕將吏不知方略

士卒不親戰陣百姓優游逸樂之日一聞烽警擣老弱  
流徙相蹈籍數幸以來沿海頽城墮邑未可一二數

聖天子憫生民荼毒者藐夷無知 詔許通市其餒稍

息而廣東三元里義民激於愁憤一呼千百當夷酋登

岸圍之數重聚將戮焉守土吏思妨 天子恩信撫解

其眾酋皆獲全項領其氣隱奪當時聞者莫不踴悅以

爲 國家二百季天下人心之固結於此可見而又竊

歎此邦之人其鋤耨棘矜之眾猶且忠義感激若此矧

其詩書澤化之君子豈無材武非常之士足以爲 國

家先後禦侮者哉龍子翰臣居翰林向聞海夷之變常



慨然奮發思立功海外今承 天子命典試粵東吾於  
其行固將望其得人歸也夫自明迄今以制義取士四  
五百季其間名臣碩輔忠臣烈士無不於此焉出吾觀  
於其制舉之文其精神意象自有不可掩者有司者誠  
精心以求之則其人乃因之以可見翰臣於此得不淺  
念之乎若區區棄一傳馳數千里求數十巧伎逢時之  
士以歸豈吾翰臣之所以自命也耶

贈余小頗出守雅州叙

三代之時文章政事之遺出於一故其世隆則其文盛  
而爲之者率一時之后王君公於身所行而發於言吾

讀詩書典謨訓誥以及國風雅頌之文其志正以栗其氣穆而深其治理清明嚴肅之象皆載之以出春秋之季孔氏之徒道不得行於時始不得已相爲論說以守先而待後而晚周諸子亦踵出其間汪洋恣肆以自放於山顛水涯窺其所作非有寄則有適耳後世寡識之士乃欲效其所爲若必將自致其身於閔然寥寂之區而後能用其專精之力者彼其言多泥濘以爲高其於天地民物凡天下之所有事實未嘗深涉焉夫身未履其事而口侈其言則所見不親使其爲之將有不顧而背去者文章政事之遺遂判然爲二不可復合此三代

以後之交之所以日降而莫知其所極也余子小頗爲  
文廉傑踔厲尤能自達其意官京師在戶部有能名余  
入官及君同僚而獨相得於往來文酒間甲辰三月小  
頗得罷雅州者以去同游之士或喜或愴喜者以爲小  
頗所學由此得行於時愴者則曰爲罷事繁小頗之女  
由是進者或未可必余乃以爲小頗之行亦問其施之  
於民事者何如其施之民事者有所得則其發之於  
文章者必言之不怙而益有合焉雅州爲罷萬山叢襍  
之中百季承平兵革不興而禮樂教化之事亦未聞小  
頗行履其地優游專政必有所以舉其職者然後本其

所得於民事者壹昌於文吾黨二三人羈宦於此異日  
聞小顏爲棍有卓然大異於人者將其爲文亦必有不  
可測哉

送陳伯淵赴官東河叙

元始都燕仰東南漕粟食京師開會通河以濟運自是  
治河必兼治運而治河益難於是河患迄元明兩代鮮  
治日矣 本朝東南兩河置督道倅丞數十百員專理  
之歲費金錢數百萬苟盡其力於疏與築竊謂百季莫  
安可也而有司者幸歲無事三汎不災則酒肉酣恣榜  
蒲博塞歌舞淫佚相慶樂以官中有用之財幣揮置不

豪毛顧惜平時疏築之事不設於心一旦風雨驟至有  
事費計數百萬中朝大官屢出相度有司奔奔承應財  
蓋以匱苟且抵塞幸以卒事當 國家豐厚時虛耗盡  
蝕不爲之病及物力偏誦有大工役不能不撙節以爲  
出而有司復以撙節之數媮減餘羨如成例守不可變  
必成之功往往費誦而濟事一不集又悉舉計費之數  
百萬而付之洪流蓋吾所聞此人心世變之大可憂而  
非徒一河之爲患於今日也竊嘗論以天下之所有財  
治天下之所有事罔不舉獨以一事之用而百端鱗滿  
叢出其中則財匱而事僨而世乃謂河防之官必當疏

節濶計不可以斤斤然憺虛費而致敗事吾以爲此爲督遣大吏司出納之總者言之耳若小官承事者正懣其不憺費而至於敗事惡有丞倅數十百人聲色奉養餽遺之糜散而顧可不憺者哉遣充二十一季河洩開封次季洩中牟至今歲工未集也而吾友陳伯淵適以大挑知縣分發東河伯淵居京師數月常屏居不出自奉縑粟不妄費而獨憂其職微以不獲行所志爲慮以其所言伯淵必能於其官也伯淵之行亦盡其所能爲而已天下之事盡吾所能爲而化莫如何者又豈獨一河也邪

贈范百崇學博叙

天下府州縣皆有學學皆有官固將以其道德文藝爲  
學子師者也世失其職師弗能以教弟子弗能來學春  
秋奉孔子祭祀學使者下車州縣捧學子冊籍稽姓名  
趣期會而已而其位祿不高厚簿書不集案牘不勞刑  
罰徵科之事不聞奔走供帳之役不及於是人皆易之  
材略高遠之士所弗屑爲爲是官者苟非關茸毫疾則  
亦進止趨翹淡懷榮利樂其清簡以自足而隱其身者  
耳嗚呼凡官所治者民也而學官所治者士士者民之  
秀鄉黨風俗之所自出國家取以爲公卿牧伯之材者

也而學官獨教育之吾嘗以謂非董仲舒王通其人夫  
豈有能勝任者哉叙州范子百崇與余交京師粹然質  
行古之君子余嘗信百崇篤於自信也甲辰大挑天下  
貢士百崇得學官明年復罷會試以去人且謂百崇學  
行屈是官余獨以謂天下有政而無教者久矣士生當  
世在各盡其所能爲百崇居於鄉學徒已甚眾且能敦  
謹以率其教然則天以是官成百崇也晉宋胡安定教  
授湖州闢經義治事之齋率其學人敦行雅飭化行於  
下而聲聞於上 朝廷以其法頒天下百崇行矣異日  
蜀人士來京師有能敦行雅飭如胡氏弟子將必游於



百崇之門者乎吾望而識之今與百崇質以爲來者驗也

贈王質夫南歸叙

人生毀齒就學塾師授四子書及易書詩禮諸經弗爲當時功令之所縣者弗習也佔畢麤成不務講貫則使之學爲制舉之文資稍異者不數季可卒業則使之就試自府州縣而鄉試而禮部試其才稍給者又不數季皆已報雋則又棄而學爲世俗書及今  殿廷試所用聲律儷偶之文弗爲當時風尚之所餐者亦弗習也其高者出入館閣翱翔苑闈由此而躋卿貳歷臺閣故

其時利者其學必益疏選舉廢而爲科甲言揚謬而試  
藝文三代以降之人才非無雄偉雋傑之士出於其間  
而皆自於天地之所生成時會之所輻輳必由於學以  
成之者亦或有之而未敢必然也吾宗質夫賦鹿鳴來  
京師就余同居一季兩試于禮部以其所學宜得之而  
瀕失豈非時邪而質夫弗爲意將歸別余顧獨欲然問  
所爲學余豈知學者哉雖然竊有見以爲今之人所學  
與古之人所學者不必異獨其所以爲學者異耳易書  
詩禮聖人之選經其所載古人之爲學者備矣以今人  
之心欲求爲古人之學猶南轅而北轍也使其學古人

之所學以古人之心由父子兄弟夫婦倫紀之間而推以至於能成天下之務學豈有出於是者哉質夫質美有文方其來也嚮余殷然余愧不能有以益之於其間敢不告且質夫與余姓同望生同方今又聘余姊氏息爲肺腑戚故凡吾所欲爲皆以願吾質夫而不知其言之切也質夫歸學且日進而復吾言其以爲然邪否邪

送汪仲穆叙

余少孤露與桂林商麓原相識最早師友事之麓原獨時時稱陽湖汪仲穆自余游桂林仲穆已久客歸後十餘年道光甲辰余官京師仲穆以公車來一相見時麓

原已前歿自是余遂南北奔徙與仲穆不相見者十季  
及咸豐壬子旋京師仲穆在焉未幾往來仲穆又將出  
都而浙之行於是仲穆年且逾艾而余亦過壯矣人生  
自少而壯而老其間友朋游處必數易其人非唯誼氣  
之脆篤難自於少小者爲最眞卽人材升降亦往往前  
後數十季間之每不相及不知余之所見獨與人殊者  
歟仲穆行矣余每見仲穆如見麓原焉仲穆亦念麓原  
甚與余言未嘗不及麓原余於仲穆之行能毋重慨乎  
哉仲穆自謂行將自浙而歸吳龍山夫椒之間山水清  
淑泉甘土沃才良輩興文物斯存仲穆以其清修老學

溪居抱道計將長往而不復出獨時方多難吾儕二三  
人以匏繫之身滯淫于此而不能去迢迢領嶠萬山叢  
壘之中故人宿草荒煙落日思欲一椽以爲歸隱而茫  
然身世方不知其所稅仲穆雖行其能不以余輩而愀  
然爲念也耶琴西立夫旣各爲詩送行余因叙所懷以  
爲贈焉

贈畫者王友珊叙

古未有書先有畫龍馬出卦爻蟲鳥生篆始皆畫也日  
月星辰山龍華嶽佗繪而畫興焉古之畫者徃徃皆以  
聖賢奇士壯夫烈女之所已事以爲世訓故其爲之

必以工而得似使人觀感而有所興發王維吳道子以  
來山水人物理別於古而趣成平今始一以其幽澗高  
遠之意翮爲奇構異製以成其能高人逸士代推遞闡  
乃以神而邊形恢奇恠偉之體能震動人耳目而自爲  
雄肆天下事經數千百季之間數十豪傑者之所爲變  
易未有不日趨於盡而與始爲離者獨其神之所存而  
形寓焉天下有形存而神或亾未有神存而形能遁之  
者超其心於萬物之表然後能入乎萬物之中微窺焉  
會其精者而神以出古今非一致與王君友珊工畫余  
嘗有請諾弗吝日與論畫有相洽者友珊還請爲文以

贈因錄所論歸之友珊向從其尊人宦游來廣州既抵  
有兄弟皆歸雲南而友珊獨客此拓落久矣友珊自言  
吾母老吾室有弱息未得所歸二事畢吾將一蒲褐長  
往於天湖羅浮萬山中以精吾業噫友珊日抱此志羅  
浮天湖之間其將果有斯人矣乎殆未可知然而友珊  
自此遠矣

武夷山志叙

武夷以九曲稱自問津亭入溪口灘瀕而上不數櫂稍  
北復西爲一曲大王峯巍然北踞雄長一山沖佑觀在  
其麓東挾幔高峯西南大小觀音石兜齋峯獅子峯過

鐵板嶂又西折浴香潭北上爲二曲東唯仙榜巖西則  
鏡臺玉女凌霄三髻諸峯玉女特高秀峯廻溪轉至雷  
磴灘右折如鉤爲三曲小藏峯臨其西東北會僊巖上  
升峯僊遊巖浴伽巖經大藏峯乃沿而下卧龍潭爲四  
曲水北流峯立水際高極天前御茶園其對曰釣臺又  
西曰金谷洞玉華峯小九曲在其下又前至平林渡爲  
五曲北隱屏峯其下紫陽書院在焉地奧始曠南面晚  
對峯城高天柱左右朝拱其前溪流如帶山之最勝九  
曲之中也蒼屏響巖之間水折而東甫下老鴉灘卽南  
爲五曲故六曲地稍促而天游嵯峨東北立其顛一攬



亭亭之對稍西曰上城高其下放生潭折而東爲七曲  
南煙際巖北三仰峯最高其東百花莊又東鼓樓巖山  
勢至此稍平夷舟上芙蓉灘爲八曲鼓子兩峯大小廩  
石南北差相對又上道院洲爲九曲洲在兩溪之間後  
溪自星邨稍北流過洲復折而東前溪過星邨橋東其  
南星邨橋又上直北則馬月巖矣水自大源山數十里  
合周杉二溪過星邨入山曲折峯巒叢禩中下臥龍潭  
北上至雷磔灘復下經鐵板嶂大王峯以出山前渡過  
問津亭合大溪游人舟自大溪以來故九曲之名以溯  
流得之雷磔灘地獨高故自溪口以來曰上而過雷磔

以至臥龍曰下實則水皆滌流山峯之大者三十六次  
有名稱者猶數十餘酈道元稱其山多豐上斂下詭形  
殊狀與佗山絕異周百餘里兩崖絕壁人迹罕至之處  
枯槎怪石遶骸蛻骨往往在焉朱子以爲道阻未通川  
壅未浚之時夷酋君長所居而溼祀者卽其君長而傳  
以爲僊理宜然也宋胡文定父子劉草堂李延平諸子  
始來誦習於此至朱子自闢精舍山之靈勝乃益大著  
高文舉輒爲山圖朱子爲叙而又別爲九曲櫂歌以遺  
茲山之勝者備矣踵爲志者數家崇安董君天工病其  
未詳合纂一書合河孫文定公叙之以謂管賢琴劍樓

止之區一草一木皆足使人流連感歎武夷靈異宜閩之士夫樂道而爲書者然也羅君經甫亦崇安人以其先人之志復刻此書廣州而示余叙之括其山川圖說之略以附於朱子權歌圖叙之後佗日遊此山者乃益有所嚮也

甘太孺人壽詩叙

往時翰林池公督學粵西甄拔一時學從秀良之士而尤以平南彭子穆獨賢十二府州之士嘖然稱彭君彭君子穆出所爲古文詞謁池公尤擊歎以爲粵士未嘗有也於是粵中自大府察及薦紳耆宿靡弗稱彭君子

穆試桂林時四方士謁彭君者日數十或百人皆以得彭君一往來交接爲榮子穆嘗所師友與游之士於是皆挾彭君重余嘗以謂觀於池公而知三代聖王振興學校之事大可行於天下觀於子穆而知爲士者能有所自立之榮於其親以施於其鄉閭族黨者爲不佞也公歿子穆在桂林與余交親子穆爲古文詞甚雄余讀而偉之粵中人士是時爲古文詞者稀今之爲者嶄嶄出矣而卒莫先於子穆庚子子穆舉於鄉數年往來京師及大江南北淮汝之間其辭曰有進天下之士亦隱然相望有彭君其人矣而子穆謂不足爲日熟精於

天下古今當時之務將竣一日得所搯手而施諸天下  
今季夏子穆在京師日告於余曰予客久矣老母年七  
十予將歸焉子盍一言以爲壽余唯孝經論孝曰夫孝  
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又推其端以謂立身行  
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於戲論孝之則至是極矣而  
蔑以加矣爲人子者苟能貽其親以令名爲人父母苟  
知其子之有令名於我豈第若曰奉鼎鐘之養之爲樂  
者哉今子穆之爲令名其所已見於前日者如彼而其  
自志於後日者如此則所以爲太夫人壽孰有大於此  
乎子穆又自言所居某邨依山臨水門外陂塘蔓衍出

溉良田數十頃方與其兄奉太夫人居之太夫人樂子  
穆養几子穆在太夫人尤驩然子穆將營升斗備旨甘  
歸某邨之麓事親讀書有終身之思焉於戲使所欲而  
成將太夫人老壽之福與子穆日孜孜然於事親讀書  
之事其爲樂者何窮彼夫天下一時之所謂令名於世  
者益又不足爲子穆道然唯子穆以天下之令名不足  
道而率天下之令名歸之將有必至者焉旣爲歌詩四  
章而又叙之如此子穆歸而誦之太夫人或以余言爲  
然而有喜也乎

李太安人壽詩叙

往嘗自桂林四百里訪勝子立夫郵居升堂見母李太  
安人信宿十餘日與立夫宿其所謂西溪精舍中立夫  
言吾母歸吾勝氏季始十餘時我大父攜先君子讀書  
魯草塘而盡室往居焉魯草堂距吾郵數十里吾先塋  
實在地居萬山中四無郵鄰大父築數椽奉母課子其  
中吾母供爨汲方冬雪積沒脛母出汲山下里許躬汲  
擔必手持一簪行除積雪乃得前夜則採松脂爲膏供  
大父及先君子讀數季先君子出就試一歲成進士又  
十季以選得四川南川令於是吾母奉大父母就養南  
川尋先君子奉大府檄赴官西藏吾母復奉兩大人歸

乃不一季而先君子難佻時大父季六十餘吾兄弟皆  
幼穉大父嫗育之大父卒則吾母嫗育之滄吾母之來  
蔣氏今五十餘季其間所歷憂危險難如疾風驟雨之  
飄搖歎至而不可測也如棹舟入江海賊波迴瀾奔淪  
漩湫篙櫓旋杙之不足禦也而吾母嘗之盛衰百變之  
中恤恤乎無甚憂過戚之容亦未嘗有盛滿大得之意  
數十季如一日焉余聞霞舫言甚悲旣而慨然以謂蔣  
氏之興其在太安人乎今夫人之生也猶樹木然歲寒  
冰雪沍厲嚴威凜烈其植淺者必悴萎不可受而根柢  
蟠固之木能潛納其精英之氣於天地閉塞之時春陽



漸舒雨潤日暄則茲木也天者條者句者萌者必將蔚  
然龍蔥華鄂鮮美蓋其生發之機蘊蓄於佻木之悴萎  
而不克受之日者久矣若夫澗山大澤松栝百季之木  
所謂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者則其所積必又有至者  
焉蓋其植逾深則天之篤之者逾厚若太安人不其然  
哉歲十二月爲太安人七十壽而立夫已成進士官翰  
林令弟麟閣爲諸生有聲又皆有子翹然頭角見矣憶  
與立夫同宿西溪精舍之日及今十季蔣氏之興太安  
人又及見之而未有艾鄉人官京師者各爲詩以寄祝  
振與立夫自選貢及成進士皆同歲又兩人友最深久

故輒著吾所聞非徒爲太安人壽亦將以爲閩里觀法耳

王太夫人壽叙

往乾隆間陝西涇陽張氏以同居七世聞 高宗純皇帝嘉獎嘗製詩紀其事嘉慶二十四季至前山東臬使治堂先生復舉九世同居以聞 仁宗敕賜旌表天下稱盛今小浦侍郎於臬使爲從子張氏同居十世矣侍郎以文學侍從躋班卿貳視學江南大省甫季三十人咸知其義門且由母太夫人之教然也太夫人壽亭王氏高曾世顯于康熙朝爲經學名臣 聖祖仁皇帝曾

一幸其里第海內榮之逮太夫人隨大父罷官家於蘇  
幼從塾師半載受毛詩能意會其解而家已清貧不能  
卒業顧性耽書史習吟咏及長從父幕游湖北家計尤  
艱日佐母氏女紅爲活時侍郎尊人贈資政公雲浦先  
生以縣令需次楚中請繼室焉資政公宦楚二十餘季  
歷知劇邑太夫人操家政井井資政公引疾歸家太夫  
人處族眾以和振貧以周時侍郎方髫齡資政公老疾  
蕭然太夫人典粥具饁饘起居飲食奉伺唯謹獨教侍  
郎學不稍假時偶倦讀則督責之或自涕泣必長跪自  
投乃已故侍郎成進士入翰林季猶未冠鮮不知其自

母氏也 國家承平百季其盛隆赫奕之世一時公卿  
碩輔海內高門鉅族之家咸以詩書孝弟輔翼休美都  
邑相望顧數十百季門氏代興則昌于前者或不能續  
於後論者以爲盛衰勢之常然吾獨謂勢也而事能挽  
之而扶危定傾保世滋大其責尤在閨門闔閭之中何  
者人家數傳其間必有前後不相及之世上承下繼往  
徃寄其任於孩提襁褓之人而當其時所賴以孩提而  
襁褓之者非有賢喆過人之能就使綿延嗣續苟能指  
據以不墜其家閥亦既幸矣况能振起之使恢其先緒  
爲家國光耶今觀涇陽張氏之所以興太夫人之所爲

非勢也而事實挽之者哉侍郎以方壯膺顯秩賢聲感僚右而冲厚慎抑奉太夫人教唯嚴方 召直南齋

今上嘗欲問太夫人季齒且諭奉居澂懷園直廬日領尙方腥食瓜果之賜太夫人躬饗盛被服澣濯茹絜習勤侍郎每遷一階常諄諄教以勤恪思弗報稱以侍郎之季當此位被特達之知蓋天下之寄望爲不小矣侍郎一稟太夫人之教將以太夫人之所以施於家者施於國則太夫人之康壽豈唯張氏之慶云爾哉侍郎嘗以遺笈已亥典試粵東鄉人賊黨之宦游於茲者咸得相款洽聞太夫人之慶將各致辭爲祝而以某子壻能

悉其家事適來客此屬之文爰質而論之以當兕觥之  
進也

蔣宜人壽詩敘

吾友劉少寅九石兄弟之母蔣宜人高季而時多疾余  
嘗就問少寅曰吾母勞矣管先君子爲興業敎官吾母  
將一舟奉先王父季八十就養官所過橫舟灘水惡纜  
絕舟中斷沉矣母負先王父出水沒項不釋呼漁舟救  
得生後先君子宦沒京師貧不能歸母又盡出質簪珥  
衣服集僚友賻金扶遷櫬攜吾孤兄弟稚齡行七千餘  
里以歸鸞田宅營葬吾兄弟稍長成母猶以遺書自課

之饋粥不繼不使廢學母明季七十願吾子文以爲壽  
余聞而歎曰天下逸樂安參之人壽耶余所聞獨憂勞  
勤苦之人壽耳舜禹皆躬耕舜日號泣田間形貌苦瘠  
禹築四載隨山刊木脛不得毛而季皆百歲周公佗無  
逸稱般高宗時久勞於外祖甲小人佗其卽位享國恆  
久長文王百歲佗康功田功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違暇  
食晚逝士夫期耄者稀而徃徃聞人家多壽母或至頽  
耄其人多自苦節卓行艱危患難中來於戲此非獨其  
筋骸之束固不若彼逸樂安參者之有所自股亦其中  
之所存其足以招遐康而徠福祐者爲獨摯也今觀

人所爲其肫然於孝與慈者憂勤勞苦若此而少寅兄弟爲茂材孝廉各有聲日駸駸乎將大其門閭則宜人之所以永其季壽而不衰者又何極邪余與少寅兄弟游見少寅出告反面常聞母氏教督之聲敬畏有孺子色又余從子質夫與少寅比屋居余假歸桂林時嘗過之隔院聞九石日誦黷賤之詞琅琅如工師于其母側以爲歡笑輒復歎羨以謂人生有母之樂如此則宜人之所以樂其中而可以不老者又將何如少寅與余交尤親稱其母之壽不敢以不文辭故質言之而重爲一詩以遺之如此九石亦將以琅琅之聲試誦之宜人或



不以余言爲濫引也乎

龍壁山房文集卷四終